

# 六爻

①

白玉不毀，孰為珪璋

「上下求索」

Priest

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非十條

六爻  
貳 · 上下  
求索

Priest /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六爻贰·上下求索 / Priest 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8. 2  
ISBN 978-7-5699-2222-6

I. ①六… II. ①P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2309 号

## 六爻贰·上下求索

LIUYAO ER SHANGXIAQIUSUO

著 者 | Priest

出版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赵 雷

责任编辑 | 张 科

特邀策划 | 码 码 李姣姣

装帧设计 | 商块三 西 少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姚 春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

印 刷 |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10-5224988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mm×1092mm 1/32 印 张 | 8.25 字 数 | 126 千字

版 次 |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222-6

定 价 | 5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 
录

第一章	掌门印	001
第二章	青龙岛	029
第三章	小成	091
第四章	青龙岛主	131
第五章	不得好死	163
第六章	灵玉	205
第七章	永诀	231

第一章

掌门印

天光渐次透过云影，山谷中长烟荡然一空。

程潜不知在原地跪了多久，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爬起来，也不知道起来又该去哪。他脑子里一会是大雨夜里师父为他遮雨，一会是扶摇山上师父摇头晃脑念经，一会满脑子的扶摇木剑自顾自地联系在一起，不管他想看不想看，只是在那来回演示……最后，都落在一片莽莽苍苍的世道上，茫然失怙令他措手不及。

程潜就像一只刚刚提心吊胆地试飞了一圈的雏鸟，满心欢喜地想要回来讨个称赞，却发现自己的窝已经没了，而从今往后，他就算能通天彻地、翻云覆雨，也再讨不到他想要的那份让他欣慰的称赞了。

程潜不想承认自己害怕，他认为自己只是孤独。

这时他才发现，他太需要一个仇人了，只要有了那么一个仇人，他就能在未来十年、二十年乃至一生的时间，为自己竖立一个清晰而强大的方向， he 可以从仇恨中汲取无边的力量，靠着这种力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

可是……没有。

师父似乎已经看透了他，预料到他在最无助的时候会本能地选择什么，因此防备得滴水不漏——木椿真人与蒋鹏，那不知名的北冥君师祖，与什么四圣五圣的恩怨，他没有透露一个字，所有的故事都被他塞进一个铜钱，埋进了土里，连一点可供仇恨生长的渣都没有给程潜留下。用心良苦地逼着他丢掉所有的拐棍，哭完自己爬起来。

同时，木椿真人还给他留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尾巴，一只号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水坑。

以水坑目前的智力，还不大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，她饿得前心贴后背，她不明白师父去哪了，遍寻不到，身边只有一个破师兄，师兄还不肯理她。就算她天生皮实，没什么小性子，也终于

不堪忍受了。水坑发觉自己哭了半天也没人管，便只好自力更生，泪流满面地抱起师父变出来的木剑，上嘴啃了起来。

等程潜想起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利用仅有的五颗乳牙，将木剑一侧啃出了好几个坑。天妖一口乳牙也生得这样刚烈，果然不同凡响。程潜连忙撑着酸麻的膝盖，踉跄了一下方才爬起来，掰开水坑的嘴：“吐出来！”

水坑发出抗议：“啊啊！”

然后她被师兄倒提起来，拎到一条河边，按着脑袋强行漱了口，水坑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三师兄“无理取闹”的一面，顿时不干了。

程潜瞪了她一眼：“不许哭。”

水坑尖叫：“啊啊啊！”

程潜铁石心肠，任她叫唤，眼皮也没掀。水坑抹了一会眼泪，很快发现哭也是白哭，师父无影无踪，这里只有她和三师兄两个人，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，于是她也很想得开，当即止住抽噎，安静下来，期待着师兄能良心发现，给她找点食吃。

哪怕捉条肉虫子也可以啊。



程潜将被水坑啃掉了一个边的木剑抢救下来，在水里洗刷干净，他没心情哄小孩，只是顺手将她放在河边，严肃地警告道：“在这坐着，别乱动。”

说完，他挽起裤腿下了水，笨手笨脚地试着抓鱼。

水坑别的优点没有，唯有“识时务”一条堪称道，她立刻从他的行动中判断出自己这顿饭有着落了，于是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地在河边坐等，好像一条训练有素的小狗。但是鱼不是那么好抓的，程潜从小没干过上房揭瓦、下水摸鱼的事，到了门派里更是不可能，对这些事毫无心得，那些满身鳞片的東西几次三番从他手里溜过，偶尔还有故意用力摆尾的，坚硬的鳞片几次划破了他的手。

天色渐黑，水坑等不下去了，又渴又饿地蜷缩在岸边睡了过去，一根手指还不由自主地含在嘴里。程潜赤脚蹚在冰冷的河水里，看了看她，一无所获地直起弯得酸疼的腰，低下头舔了舔手上的伤口。

师父说，他有一天能腾天潜渊，师父可能是错了。

他不敢贸然去摘那些野果和树叶，因为不知道这忘忧谷中哪

些植物有毒，也不敢去挑衅飞禽走兽，因为手无寸铁，真动起手来，谁是谁的加餐还不一定。他一天到晚谁都看不上，总感觉自己是未来的绝世大能，却连一点吃的东西都弄不来。

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周遭静得让人心慌，远处山林中传来野兽的咆哮。程潜侧耳听了片刻，忽然一皱眉，三步并两步地上了岸，将睡得迷迷糊糊的水坑抱起来，捏紧了手中木剑，盘算着该找个什么地方安全过夜。还不等他想出个所以然，那些好像还远的野兽的咆哮声就近了，此起彼伏于四周，程潜四面楚歌，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。

他不敢再犹豫，提着水坑往河水上游的方向跑去，就在这时，密林中突然蹿出了一条黑影，笔直地挡住他的去路，那东西粗重的喘息声在黑暗里越发清晰，绿油油的眼睛险恶地盯着这两个细皮嫩肉的孩子。

程潜猛地刹住脚步，后退半步，横剑胸前。

而后，四下都响起窸窣窸窣的动静，眨眼之间，好几条大狼从各处蹿了出来，将程潜和水坑结结实实地围在了中间，这些狼每一条都有小马驹那样大，眼神直勾勾的，獠牙森然。

水坑也吓醒了，一声也不敢吭地蜷缩在程潜怀里，程潜怀疑她可能是个冒牌的天妖，那相传承袭自妖后的血统对畜生们没有半点威慑力，这些牙尖嘴利的大狼根本不怕她！

程潜在群狼环伺中，面无表情地提着木剑，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些畜生面前露出分毫怯意，一时片刻的松动，也足够被大狼们将他和小师妹撕成烂布条。他手腕微微一抖，摆出扶摇木剑的起手式，同时低声对怀里的水坑说道：“你的翅膀呢？”

水坑连忙努力张开翅膀，但也不知道是她饿得没了力气，还是被大狼吓得一时掉了链子，小脸都憋红了，她背后只长出了一对巴掌大的细弱翅膀，拼命扇动起来，扇出了一缕小微风。程潜立刻心道不好，果然，那头狼一见水坑的翅膀，立刻洞察了他俩的无力，突然俯下身，发出一声咆哮。程潜在它俯身的一刹那，手臂上的肌肉绷到了极致，接着，他闻见身后刮来一阵腥风，程潜想也不想地一旋身，将鹏程万里第三招变招，纵向递出，破破烂烂的木剑划出了一道凌厉的弧，精确地避开了那畜生的爪牙，狠狠地插在了大狼下巴上。

这一年间，程潜的剑法是下过苦功的，就他练过的两式扶摇

木剑来说，比他不求甚解的大师兄都要强出一些。头狼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，两侧的大狼兵分两路，绕行到程潜身后，堵住了他的退路，将两个孩子团团包围起来。

程潜本来被委屈、伤痛和自暴自弃折磨了个半死不活，有点不想活了，然而此时直面那大狼贪婪的目光，却生生被逼出了满腔怒火和血气。冲动之下，他正面迎了上去，这一番冲动却误打误撞地正合他方才入定时“百事无惧”的心得。心法与剑法相得益彰，木剑硬是起了一束锋芒，他鹏程万里招式未老，剑柄陡然离手，程潜以手肘抵住剑锋，不闪不避地撞入一头大狼嘴里。

锐不可当的剑锋与獠牙悍然相撞，程潜的袖子顿时撕开，手臂上刮了一条半寸深的伤口，从手腕一直裂到了手肘。

巨狼嘶声惨叫，木剑也就此崩断。

第二匹巨狼立刻趁机扑上来，抓向水坑的头颈，程潜迅雷不及掩耳地将水坑从左手换到右手，不顾剑已断，用仅剩的半截断剑砸向狼鼻，巨狼鼻尖惨遭重创，仰面倒去，同时也将程潜撞得往后滑了三四尺。

程潜伤臂上的血水糊了水坑一身，血腥味刺激得小女孩脸色

惨白，她全身颤抖，好像害怕到了极致，程潜只觉手中的女孩一重，下一刻，他便被提到了半空——水坑竟在这个节骨眼上展开了她那时灵时不灵的大翅膀。

迎风举翼的天妖受了惊吓，连缓冲也没有，直上直下地往天上飞去，鼓起的风将头狼掀了个跟头。头狼没料到还有这一出，恼怒地咆哮一声，纵身跃起，想去抓程潜的小腿，可那天妖飞得太快，它堪堪只勾下了程潜一只鞋，头狼一抓落空，颓然落地，愤愤地在原地转了几圈。

心中杀意未散的程潜借着月色，居高临下地对上了头狼的眼睛，那头狼一怔之下，竟僵在了原地。片刻后，它微微收回前腿，似有瑟缩之意，“呜呜”地夹起了尾巴，不过被天妖拎走的程潜没能看见。

水坑带着程潜并没有飞太远，她毕竟太小了，刚飞过山谷就脱了力，两人一起灰头土脸地摔在了山坡上。程潜咬着牙，拄着半截木剑爬起来，又从衣服上撕了一块布条，草草地包住了流血不止的胳膊，以免血气招来更多的野兽。

“别哭，咱们要先生火，生了火我再想办法给你找点吃的，

然后找个安全的地方过夜。”程潜低声对水坑说道，她听不懂，他却还是要和她说，好像和她商量几句，他就能从无尽的孤独与迷茫中平静下来，“我会把你和掌门印一起送回去，放心吧。”

东海之滨，海上那场风波过后，青龙岛的人终于姗姗来迟。

师父没来得及给徒弟们介绍过“四圣”，也没提过青龙岛是何方神圣，因此严争鸣作为一个纨绔，面对当世大能，根本没有见礼或者巴结的想法。顾不上搭理他们，也等不及风平浪静，他便命道童们将大船上载的小舟全都放了出去，下海捞人。

李筠和韩渊聚在船舱里，一起动手将程潜行李里那堆不离身的书全都给翻了出来，严争鸣一边驴拉磨似的在原地转圈，一边指手画脚道：“找关于符咒的，韩渊，不用翻那一摞，那边的他还没拆捆呢，不一定看过，快点！”

“别催别催，我好像看见了……”李筠举起一只手，“大师兄，你看是不是这个？小潜那一知半解的追踪符是不是从这学的？”

严争鸣立刻将自己手里的书扔在了一边，凑上来一把抢过去，旁边韩渊急道：“上面说了什么？”

严争鸣还没来得及吭声，门外便有一个道童气喘吁吁地闯进来：“少爷，有一位真人找你。”

“吵什么，什么‘真人假人’的，不见！人都丢了，忙着呢！”严争鸣头也不抬地一摆手，然后对李筠和韩渊念出了书上的注释，“这上面说是刻符咒的人和那追踪符咒之间应该有感应，可那东西是我亲手刻的，刻完就跟放了个屁似的，什么也没感觉到啊！”

李筠听了这话，不知想起了什么，脸色忽然一变：“师兄……”

严争鸣：“别吞吞吐吐的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李筠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当时那个追踪符可能是不成功的。”

严争鸣愣了愣：“但是小铜钱……”

李筠打断他道：“小潜才多大？他才刚有气感，你都没见过的符，怎能指望他？要是他错了呢？”

严争鸣哑然半晌，懊恼地在自己额头上掴了一掌——都怪程潜那小崽子，天天端着个“虽然我不说但是我很靠谱”的臭架子，弄得他当时居然想也没想就相信了一个刚入门的小东西！

程潜那混蛋要是真靠谱，他现在能不知所踪么？

正在焦急中，又有一个道童跑了进来，手里拎着一一条破破烂烂的缎带，大惊失色道：“少爷，他们捞上了这个！”

李筠的瞳孔一缩，一把抢过来：“这是我在小师妹腰上绑的，中间的追踪符不见了！”

符咒消失，便是起了作用，所以说那追踪符到底成功了没有？

几个少年在船舱中不知所措地大眼瞪小眼。

这时，一个女人粗声粗气地插嘴问道：“追踪符？什么追踪符？”

李筠一回头，看见那落汤鸡一样的唐晚秋真人不知什么时候上了他们的船，正打量那根缎带。

李筠有点错愕，不知道她这是有何贵干，连忙执晚辈礼招呼道：“唐真人。”

严争鸣狠狠地剐了一眼方才被赶出去的道童，两步越过李筠，堂而皇之地将黑锅扣给了自家道童：“前辈来了怎么不通传？要你们干吗用的？”

唐晚秋不以为意地摆摆手，将那绸缎布条从李筠手中抽了出来，沉思了片刻，问道：“这不是令师的东西吧？”



这个节骨眼上，严争鸣哪有什么耐心和她闲聊？可唐晚秋大小也算是个前辈，不得不应付，他虽混账，也知道怎么待人接物，只好勉强压下眉间焦躁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小师妹的，她年纪还小，我们出门在外怕她走丢，挂在她身上以防万一的——真人见谅，家师眼下也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只剩下我们几个小辈，要么您先进来喝杯茶？”

最后一句严争鸣没管住自己的嘴，那话听起来感觉和逐客令差不多。

好在唐晚秋看来也不是什么讲究人，像一根直来直去的女棒槌，压根没听出他的失礼。唐晚秋直白地说道：“我看你们还是别找了，就凭你们几个刻出来的符咒，早就被那两个大魔头炸成碎末了。”

严争鸣无言以对，这女的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他怀疑此人是特意跑来给他们添堵的。

“以貌取人”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一个连自己形象都不顾及的女人，若非另有隐情，多半都是特立独行、从不看别人脸色的。

严争鸣看着唐晚秋那张下巴比脑门还宽的四方脸，心里涌起十足